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警寤鐘 第一回 伴光頭禿奴受累

一般父娘生，偏我光又禿。受盡光光氣，嘗了禿禿辱。日間不見葷，夜裡常獨宿。到人前要足恭，先要頭來縮。若有一些差池，那拳頭栗暴，就上這光光禿。 右調《寄駝梁》

兄弟是五倫之一。俗話說，就如手足一般，相幫相扶是決不可少的。就譬如我要與人相打罷，他也是我的一個幫手，再沒有他反幫著外人來打我的理。所以古人說：「打虎還得親兄弟。」這豈不是一句證語麼！故此人家沒有兄弟，還思量要搭個朋友，為何人家既有兄弟，反不和睦，這是何故呢？要不過為著一分家產，恐他分去；再不然就是娶妻不賢，枕邊挑唆，各立門戶。這還成個甚麼人家？總之，這都是愚人之事。

那錢財是人掙的，那有滿足的時候，多些少些，有何大害。若是命裡不該，就連兄弟的與了你，也要天災人禍的敗去。命中若是該有，你就赤手空拳，自有機會起家，這一件是不必在兄弟身上認真的。至於妻子之言，越發不可聽。他與我雖是屬夫妻，也分不得個你我，卻是兩姓，曉得甚麼疼熱？且婦人家那知道理與利害，只一味小見，故此挑撥男人。若男人自己有主見，想一想道：兄弟畢竟是一母所生，同胞骨肉，他就是我，我就是他，焉可分個彼此，使父母在九泉之下，亦不得瞑目。只是這樣還要相與朋友，難道兄弟反不如一個朋友不成？假如有一件什麼大事，那朋友是救不得急的，畢竟還是兄弟切心。若能如此去一想，枕邊之言自不入耳目。何世上不明白的，倒親朋友而疏兄弟，豈不好笑。要知天也不能容你。如今聽在下也將不遠的一件，又真又近的事說來，好大家睡到五更時候，自去想一想何如。

話說江西吉安府龍泉縣，有個石貢生，妻柳氏。家資巨富，止生二子，長子名堅金，字愛冰，年紀三旬。為人刻薄，惟利是趨，不願讀書，專業生理，娶妻鬱氏，頗稱長舌。次子名堅節，字羽仲，年方十三，是貢生末年所生。卻生得貌如冠玉，聰明絕倫，十歲就能屬文，才學甚高，故此父母就把他習儒。他卻與哥哥不同，不好財，不欺善，只是為人卓犖不羈，尖酸滑稽，飲酒恃才，志大氣傲。每每讀書時，若興致偶發，則半夜起來，索燈朗讀；若興懶時，直睡到西戌穿衣，甚有一連幾夜不睡，一睡就是幾日的。只因他生古怪，父師亦不能箝束。但有一件不足處，自小多病，再不離藥罐。

到十四歲上，不幸父母相繼而亡。那獸心哥嫂，懷心不良，欲獨佔家產。托故說父母遺囑，為他多病，恐年壽短促，竟送他到城外善覺寺出家。拜在當家和尚寂然名下做徒弟。擇日披剃，改個法宗無。

宗無自做和尚，明知哥嫂壞心，他道：「錢財自有定數，什麼氣。譬如我生在一窮人家，父母不曾遺下東西，難也去指望不成？」因此絕不在心，連哥嫂家裡，也再不回，只在寺中做他的營生。寂然見他伶俐，甚是喜他，請個先生姓田，教他經典。他道：「我只會讀文章，不會唸經典。」任憑督責，他只不睬。寂然惱將起來，將他打上一頓。他蹲在伽藍殿中哭泣，忽指著伽藍怒道：「和尚們！總是借你這幾個泥身哄人，那裡在於經典？今日倒叫我拋舍儒書，念這哄人的套本，俱是你們之過。好不好送你到水晶宮，現出本相來，快好好與我叫那個放尿先生回去就罷。」一頓瘋張瘋致，對著泥神亂嚷一回。走到裡面，取筆硯就做了一支曲兒，名《拍拍緊》：

和尚頭，賽西瓜，和尚形，似雞巴。今生莫想風流話。師父若認真，徒弟莫睬他，這騙錢的經文休念罷。我本是聖賢門，怎做得無礙掛。若再來向我張牙，恨一聲賊禿驢，就不做這光光乍。

寫完又唱了兩遍，就將來夾在一本書裡，也不管日色曬破紙窗，竟上牀睡覺。寂然與先生也沒奈何他。

這晚那田先生忽得一夢，夢見伽藍對他道：「你還不快些回去，都堂著惱，連我也怪將起來，莫連累我，不得安身。」先生道：「我千難萬難，才圖得一館，那有什麼都堂？卻來叫我回去，斷來不得。」伽藍大怒，向前將田先生兜臉一打，田先生大叫一聲，早已疼醒。登時臉上紅腫，生起一個大腫毒來，痛不可忍。究竟不知此夢是何緣故？次日，疼痛愈覺難熬，沒奈何，果然暫且回家不題。

宗無見先生害了腫毒回家，喜跳非常。自己讀了半日文章，因身子因倦，偶然走進師父房中，正遇師父獨自一個在那裡吃酒。原來寂然是個酒鬼，見他進來，惟恐分他酒吃，便道：「先生雖不在，你把經文理理也好，怎就丟在腦後？」宗無也不答應，轉身就走，暗自念道：「不叫我同喝一杯也罷了，怎反嘮叨！」遂記恨在心。一日，寺中有一缸荷花盛開，有個外路客人，攜酒來賞，請他師徒同坐。宗無假獻殷勤，拿過酒壺，就去斟酒。先去斟了客人的，卻將茶斟與師父。客人道：「師父怎麼不斟酒？」宗無連忙接口應道：「家師戒律精嚴，點酒不嘗，小僧奉陪罷。」客人認為真實，極口贊道：「好位至誠先師，可見真心修行的，自然不同。」急得寂然又不好說不曾戒，只得勉強應道：「不敢。」卻一味呆呆的看著他們吃得好不興頭，自己口角甚是流涎，強忍陪坐終席，悶悶而散，心中深恨。恰好東方一個默然和尚，過來玩耍，偶掀開宗無的書來看，卻掀出那支曲兒，被寂然瞧見。寂然正無好氣，借這引頭出氣，將宗無又是一頓肥打。

第二日，宗無懷恨默然，有心到東房來閒耍，意思要弄默然個笑話。默然卻不在家，但見默然的徒弟宗慧，在佛前唸經。宗無問道：「師兄在此念的是什麼經？」宗慧道：「是報恩經。」宗無道：「替那個念的？」宗慧道：「還不曾有受主。」宗無笑道：「既沒有受主，空空念他怎的？」宗慧道：「乘閒時節念在那裡，待有人出了經錢，就登記在他名下去也是一樣。」宗無大笑，猛拿起一個木魚槌，照宗慧光頭上盡力一連打了三下，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你師父昨日得罪我，正要打他，就把這槌登記在他名下去罷！與你無干。」宗慧不曾防他，被打得眼中鬼火直冒，抱著頭怪喊起來。宗無道：「不要喊，不關你事，我打的是你師父，你何必著急。」宗慧疼得要緊，那裡肯住，一手摩頭，一手扭著宗無，來告訴寂然。寂然急得走到石家去告訴他哥嫂，他哥嫂原是壞人，恨不得宗無身死，方才快心，一味叫著實狠打。自是寂然得了口氣，回來整整瑣碎了兩日才住。

一日，寂然藏了個舊相識在房中敘情，不知怎的被宗無曉得，悄悄躲在窗前張看。見寂然與婆娘百般肉麻淫弄，好不看得有趣。正看在興頭上，鼻中忽聞得一陣酒香，伸手一摸，果有一滿滿一壺酒，頓在窗前磚頭上。他竟次然取至自己牀前，淺斟慢酌，不消兩個時辰，輕輕灌在肚裡，一滴不存，依舊將壺送到原處，那知他們還在戀戰。宗無量原平常，不覺醉將上來，遂無心再聽那聲，就回來脫衣而睡。正是：

閉眼不觀風流事，只愁魂夢入巫陽。

次早宗無起來，見了師父只是笑。寂然再想不到春色露泄於他，見他笑得有故，猛想道：「莫是那壺酒被他偷吃了？」急急去看，卻是一把空壺。跌腳道：「這個魔怪精，真是活賊，自他進門，就吵得我不得清潔。」因叫宗無問道：「這壺酒到那裡去了？」宗無道：「想是貓兒吃了。」寂然氣得失笑道：「胡說。貓子那裡會吃酒。」宗無道：「因他不會吃，故此吃得爛醉的倒在那裡。」寂然越發好笑道：「真是狗屁，你又怎曉得他吃醉？」宗無笑道：「貓子若不醉倒，昨晚怎勞師父打老鼠呢？」寂然倒吃一驚，早知為他所窺，就不敢嚷道。他勉強笑道：「自然是你這弼馬瘟偷吃，只好賴個畜生。」說〔時〕就快快進房。暗付道：「怎麼就露在這畜生的眼裡？諸人猶可，惟有這畜生的嘴兒利害，倘有一些風聲走漏出去，不是當要。這畜生是斷然不可再留在寺中的，為禍不淺。不若明日買服毒藥來，藥死更是乾淨。」遂打定主意，只得待明日行事不題。

再說那個田先生回家，臉上腫毒，整整害了好些時，還不得完口。一日，因有事下鄉會個朋友，直至日色平西方動腳回來。走至月上，才到得善覺寺面前。忽聞路旁墳林之中有人說話，只認做歹人。時寺門已關，遂嚇得躲在寺前門樓下石鼓旁蹲著。聞得林中說道：「明日午時，石都堂有難，我們總該去衛護，各要小心在意。」一個答道：「正是。倘有差池，我們獲罪非小。」幾個人齊聲應道：「此時就已該去。」才聞說得這一聲，已見一二十人哄然走來，一個個俱從寺中門縫裡擠將進去了。田先生看見，不

知是神是鬼，嚇得毛髮皆豎，兩汗淋漓，沒命的飛跑回家。心中暗想：「奇怪！前日夢見伽藍說甚都堂，卻叫我害了一個大腫毒，今日又親耳聽得如此明白。但寺中那有甚人，明日待我到午時去瞧瞧，誰有甚難，便知分

次日用完早飯，一逕踱到寺中，日已將及，進門卻不見一個人來。到後殿，門且關得緊緊。他是熟人熟路，從側首毛廁邊，一個小小側門迂路轉將進去。幸喜門不曾投聲，一推就開。竟進僧房，也不見一人，心中詫異道：「他們既到那裡去了？好生古怪。」忽聞樓後廂房，隱隱有咳嗽之聲，悄悄探頭一張，見寂然與道人拿了許多破布，在一隻大水缸裡洗，旁邊又有一堆大灰。那宗無手拿一個大饅頭，正待要吃，一眼早已看見先生，忙把饅頭籠在袖內，迎將出來，就與先生作揖。才一個揖作下去，那個不知趣的饅頭，已從袖中掉出，竟滾有二丈多遠，宗無忙去拾時，卻被兩隻狗一口咬著，相爭相趕的飛跑而去。宗無大失所望，田先生大笑。那寂然見田先生驀然走至，吃這一嚇非小，登時勃然變色。田先生存心四下走看玩耍，不見動靜，好生疑惑。守至下午，也沒相干，只得告別而回。行至山門下，只見起先搶饅頭的兩條狗，直僵僵死在地下，心中恍然大悟，方知那饅頭下了毒藥，連自己此來也履險地，甚是膽寒。因此始知宗無必有發達，但不知是何人下的毒手？欲要復回寺中，私問宗無，好叫他提防，又恐怕惹禍，就急急歸家，不在話下。

那寂然見宗無不曾中計，深恨田先生不過，正在悶悶不樂，忽有人來報道：「師父的兩條狗，俱雙雙死在山門外，不知何故。」眾人一齊奔出瞧看，只見口眼耳鼻，俱流鮮血。寂然有病，心知就是那話誤傷，忙喚道人拖去埋好。宗無也還不知其中緣故，不放在心。寂然看看道人埋完狗，才轉身進內，正遇著施主送了幾兩銀子，叫替他明日在萬佛樓，拜一日萬佛懺。寂然道：「明日趕不及，就約在後日起手罷。」又留他吃了茶，才打發他回去。遂忙忙打點拜懺佛事。